

新版

歌 舞 伎 町 案 内 人

李小牧 著

A GUIDE OF
THE SLEEPLESS TOWN

歌舞伎町：

位于东京新宿，面积不足05平方公里，却云集了五千多家剧场、电影院、游戏场、俱乐部、夜总会、酒吧、咖啡店、宾馆和各种饮食店，是全球最著名的“红灯区”之一。

案内人：

日语，意为引路人、导游。
这里，就是李小牧的世界！

新宿歌舞伎町案内人、成龙电影《新宿事件》唯一剧本顾问、18本畅销书的作者、4家知名媒体的专栏作家、日中韩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上海世博会特别顾问、一个有过6次婚姻、4任太太、3个孩子的男人……要了解东京华人的生存现状，没人能超过李小牧。

文匯出版社



歌

舞伎

町案内人

李小牧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歌舞伎町案内人: 新版 / 李小牧著. —上海: 文
汇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 - 7 - 5496 - 0252 - 0

I. ①歌… II. ①李…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39765 号

歌舞伎町案内人(新版) 李小牧 著

出版人 / 桂国强

责任编辑 / 季 元

协力单位 / 上海坤伦翻译公司

封面装帧 / 张 晋

出版发行 / 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双宁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20 × 960 1/16

字 数 / 190 千

印 张 / 17.25(彩色插页 16)

ISBN 978 - 7 - 5496 - 0252 - 0

定 价 / 35.00 元

再版自序

承蒙文汇出版社的厚爱,使《歌舞伎町案内人》得以全新打造,再版推出!

我的处女作——《歌舞伎町案内人》从在日本第一次与世人见面,一晃就10个年头了,我这老“处女”再次能与各位见面,既有点难为情,又非常的高兴。

2002年由日本角川书店出版的同名拙作,翻译成中文后只有8万字,经过充实、改写后,增添到20万字,2005年曾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作为凤凰卫视《唐人街》系列丛书出版。

这次,与文汇出版社通过一年多的合作、修改,实属不易。这段期间内,中日之间有“钓鱼岛事件”,特别是今年311东日本大震灾,都多少影响了老“处女”与国人的再次重逢。

311发生后,我第一次有那么长时间(2周)离开了歌舞伎町,不是回国,也不是往东京以西撤,而是北上抗灾。两次自费深入灾区,跑遍了几乎所有受海啸冲击的城市,进入到核辐射30公里禁区以内,实地采访及赈灾。

311 大灾,使全日本一半多(8千多万)人口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不用我多解释,正如各位从电视上所看到的那样,日本老百姓的素质、教养使得日本没有乱。

灾区都没乱,歌舞伎町就更不会乱。

当时,歌舞伎町只有韩国和中国等其它亚洲国家的店铺大约半数以上关门撤离,日本人的店铺全部照常营业。整整4个月过去了,外国游客陆续回流,这里依然是灯红酒绿,歌舞升平。

作为“歌舞伎町案内人”的我,尽管到目前为止的10年间已出版近20本拙作,但从来就没想过改行离开歌舞伎町,离开案内人的职业。是这个职业包容、呵护、造就了这个“处女”。

我不是“作家”,最多也只能算是个自由撰稿人。本来小学毕业就进了歌舞团,不曾好好读书,文学修养和理论什么的,更是一窍不通。我编不了故事,写不了小说,所以近20本作品,全是关于歌舞伎町及日本的纪实报告而已。

讲个小故事,请一定相信!

前不久出版的《日本有病》中的“日本‘病灶’(代自序)”一文,是早在2010年为新华社《环球周刊》写的一篇文章。由于不会打字,把原始的十数页手写稿用国际传真传到北京的编辑部时,从电话的语气中,能感受到对方的惊讶程度。这就是我不爱学习的表现(笑)。直到今年3月开通新浪微博,才慢慢学会打字。

不多啰嗦了,向10年来为《歌舞伎町案内人》一书的日、中文版付出过心血的朋友们(敬称略):管原哲也、竹端直树、凑刚宏、名高警部、鬼琢忠、根本直树、吉野真弘、寺谷公一、刘林、王东、高迎、刘春、黄海波、苏园、杨小宝、史宝明、杨学梅、季元、邹大庆、陈英、朱继荣、杨光等等,致以诚挚的感谢!

李小牧

2011年7月11日于歌舞伎町湖南菜馆

序

在日本,这些年大家称一个男人为“歌舞伎町案内人”。他,就是李小牧。但是,认识他近二十年的我,一直觉得叫他“李哥”更为亲切和贴切。为什么呢?因为他对于我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哥。

我是在日本具有代表性的报社朝日新闻社工作的记者。

大多数的日本记者,在东京新宿的歌舞伎町与李小牧认识,往往是当“不夜城”发生各种各样的事件时,为得到内幕情报(消息),就会频繁地围着“歌舞伎町案内人”打转转。

李哥,是一个他自己也经常挂在嘴上说的那样(就像手上已有这本书的读者朋友们早就熟知的那样)的“灰色”雄性动物!不“黑(暴力团)”又不“白(警察)”,是一个可以游走于两者之间的,罕见的稀有动物。

在任何情况下,“等价交换”都是歌舞伎町的游戏规则。要想得到一个情报,自己手里必须拥有另一个可以与对方交换的情报。

暴力团、警察，还有新闻媒体……。一旦发生事件，各路人马为得到情报都会来“拜访”李哥。相反，也会自带情报与他分享。周而复始，到最后，他比谁都拥有更多的内幕讯息，他自身——李小牧，就成了个“内幕情报中转站”。

不过幸运的是，我和他的初次相遇，不是在歌舞伎町，而是在贵国的首都——北京。也许那次的相逢，就是一个从湖南省东渡到日本的中国人和一个“日本鬼子”之间，产生兄弟间真挚友情的契机。

1993年夏，他刚毕业于“东京 MODE 学园”时装系，与世界各地有志做设计师的学生一道参加了北京某国际时装设计大奖赛，遗憾的是他没能获奖。

可是，碰巧正在现场采访的我，却被他的设计深深吸引住了。他的设计优雅大气而且极有深度，在我眼里超过了其他所有的设计。所以，我们将他设计的红与黑的晚礼服，以最理想的室外摄影地——天坛公园的天坛为背景拍摄了一组照片，并刊登在《朝日画报》那一特辑的首页。

从此，由他陪同，90年代中期，我顺利地采访过摇滚乐队“唐朝”，作家梁晓声，设计师郭培等。上了毛主席故乡韶山，又下了小平同志家乡广安；从北京服装节，到香港时装周；访完浙江山区的民办教师，再见长沙的民营企业家。2009年夏为“中国出版英烈传”，又先后拜访湖南的出版老总龚曙光和上海的出版界领导陈昕等等。

在东京，我们自然会经常一起吃饭、喝酒，两家人也互相走动，好几次还一起共度新年。但我决不是与“歌舞伎町案内人”会面、喝酒，一次也未曾有过，而是与一个叫李小牧的人会面，交杯。

谈到人生，都会有不如意的时候。跟李哥的六次婚姻没法比，实际上，我也有过离婚史。当时工作特别不顺利，人生到了几乎绝望的地步，不知何去何从，是李哥收留了我。

尽管有多年的交往，但当一个婚姻失败离家出走的友人，跑到自己家里或与女朋友同居的屋里来的时候，你将怎样处理呢？明知会带来麻烦，住一晚没事？不，这也太薄情了。至少两三天，或者让妻子及恋人忍耐一下，住上一周？这个

期限中日之间应该相差不大吧。不过,李哥却对我说:“想呆多久,就呆多久”。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结果整整一年以上和他“同居”着。

夜晚我睡过的床,白天李哥睡。到了周末一起做料理,共吃、共喝。当时我已是30多岁的人了,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重情重意的男子汉,中国没有,日本也没有。

从那时起,不管谁遇到了困难,总会互相救助,这已成我俩约定俗成的规矩。

经济上犯难,没得说,先拿去用。各自的恋爱以及分分合合,比谁都了如指掌,真可谓:哥儿们的患难之交。

比如我会帮一愁莫展的李哥接听暴力团组员打来的恐吓电话,又或者由于某日本电视台不守规矩,迫使他不得不向“中国大佬”赔礼道歉时,我会放下案头的工作赶赴现场,一起低头认错。

与他一起踏入到“黑”世界的时候,害怕的想法一次也没有过。岂止那样,倒不如说我是积极地参与进去的。理由很简单,他是我的“大哥”,我是他“小弟”,也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情。

曾有一次请李哥帮忙挑选中国一位有人气的歌手照片,在天安门广场上拍摄的无数张中,他的手指点在了其中一张上。当时他讲的话,我现在还清楚地记着:“这张很好,衣服有动感,照片虽然有点看似焦距不清,但就是需要这种感觉。动的才有生命力呀!”

“动的才有生命力”,多么精辟的语言。从他自己嘴里出来的语言,从他自身的生存方式、人生得到了验证。

回首往事,李哥总是在动,出事了他在歌舞伎町。近年来,他穿梭于中日两国间,边经手各种业务,边帮人牵线搭桥。

在日本能有这么多著作问世,在来自大陆的中国人当中实属罕见。写好几个专栏,不断地出书,到处演讲,而且全都是“现在进行时”。在歌舞伎町同一群中国朋友们喝酒时,当中的一位是这样坚定地告诉我:“像李小牧这样,在日本

那么有名的中国人，找不出第二个”。

一点没错，李哥无论什么时候（作为“歌舞伎町案内人”成名前或成名后），首先他是作为人——李小牧，在思考着，行动着，发表着言论。发表言论，不仅仅指在新闻媒体上。当我俩喝酒时，他也是经常性地喷着口水，大声激动地、滔滔不绝地表达着他的想法。

这种状态见多了的我，在认识他不久后就确信“这个男人，总有天一定能成为作家”！所以，他在日本出的著作，我会帮他做修改、校对等幕后工作。理由很简单，还是那句话：因为他是我的“大哥”，我是他的“小弟”。

“动的就是有生命力的”，如这句话一样，作为“小弟”的我，强烈希望李哥从今以后继续在世界的舞台上旋转，讲出自己更多的想法。

李哥，和你的相识，对我而言，是仅次于遇到我现在的中国妻子的幸事，这是我心里话。

李哥，从今以后，祝愿你能一直动下去。从今以后，也望你继续喝酒、谈天，继续出书。我到死为止，作为你的“小弟”，一定会继续支持着你！

朝日新闻记者？竹端直树

2011年7月1日于巴黎至东京的机舱内

引子

2002年5月，春末夏初的日本。

我的手机几乎是24小时毫不间断地响个不停。与下个月就要拉开帷幕的世界杯足球赛同步，我也与参赛的各国球队、来自全球的球迷一同进入了紧张的准备阶段。电视和报纸报道着一支支球队和一伙伙球迷踏上日本的土地，本来沉迷于棒球和相扑的日本人也关注起了足球，我则感到了一丝可以大有作为的兴奋。

当然，我可不是要将新宿歌舞伎町的中国人犯罪团伙组织起来趁火打劫，而是需要多增加一些“导游”的人手，特别是需要擅长英语的中国人——在世界杯期间，大量的国外游客会光顾歌舞伎町。

我与几个“同道”一起做着这项“引路人”工作。我们的工作内容就是主动招呼那些来自亚洲各国的游人，带他们去歌舞伎町里他们想要去的地方。干我们这行的日本人也有不少，但他们的对象主要是日本人，我们之间各管各的，井水不犯河水，基本上不会有冲突。

我在日本的各家中文报纸上登出了招募广告后，我的电话就开始彻夜作响。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要知道，日本从平成年间开始的萧条，不但体现在经济形势的低迷上，同样直接波及到了在日中国人的生活。在这种时候，一个在日中国人能拿到广告上所保证的“每个月有24万到40万日元以上的收入”，那绝不是一般的诱惑。既然有这等好事，有几个不想来碰碰运气的？就算是半信半疑，先打个电话问问情况也不是一件难事。

面试时间总共不过十几分钟，青年人得到我让他等候消息的答复后起身离去。我继续坐在肯德基店里，点上一支烟，把目光投向窗外，注视着歌舞伎町街头匆匆走远的那位留学生的背影。霓虹闪烁，恍惚间，我看到了十四年前的自己。

看见招募广告后打来电话的人，几乎都是反复追问一个问题——“真的能挣那么多的钱？”

毫不掩饰表示怀疑的人也为数不少：“你不会先花言巧语骗人，到时候再卷了钱溜之大吉吧？”问这话倒也情有可原，就在去年的新宿，一伙中国骗子以介绍工作为名收了同胞上千万日元的报名费，然后一夜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还有人张口就劈头痛骂：“你这浑蛋。居然敢在报纸上堂而皇之地引诱人去干拉皮条的事！你不知道干这个是犯罪？就因为有你这种害群之马，我们中国人的脸才被丢尽了！”对此，我只能一笑置之。虽然我很想说，我是在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汗水在打拼，甚至我比许多在日的中国人都活得更争气。

不管怎样，最终真正前来面试的人多到了差点踏破门槛的地步。我决定将面试的地点设在歌舞伎町剧院广场大楼一层的肯德基快餐店内。之所以设在此地，是因为从这儿可以将我的“地盘”一览无余。“地盘”的说法，有点像“黑话”，我并不喜欢，但那“地盘”对于我，简直就是我的命。站在这儿，一旦哪条街上发生了什么事，我可以当即飞奔过去就地解决。

我的“地盘”，是歌舞伎町正中心，包括剧院广场在内的两条街。这两条街是歌舞伎町的主街道，是一块人人争抢的“肥肉”。干我们这行的，没有谁不想占据这里的最佳地点。地利的优势，就意味着滚滚的财源。

同行之间的竞争是相当激烈的。几年来，我与一伙中国人的较量和抗争从未间断过。他们的头儿是个歪脖儿，叫金东，他曾经跟随我干过“导游”的活儿，后来独立门户。就在一年前，他还利用日本黑社会组织，企图强行分割我的“地盘”。这可与在拉面店门前排队时的加塞儿截然不同，他们抢夺的是我用汗水和心血换来的劳动果实，我跟他们死命地斗。不过，毕竟这里是日本，是日本黑



社会的地盘，所以，从那以后，这两条街上形成了那个团伙和我并立的局面。表面上看，我和他们像是在和平共处，其实每天都在或明或暗的争斗中度过，我更是每时每刻毫不放松警惕地盯住我的“地盘”。晚上七点半，歌舞伎町人潮涌动。从白天的困顿中苏醒过来的歌舞伎町，恢复了她的奢华和妖艳，就像一个盛装艳舞的歌女，对过往的游人频抛媚眼。而我这天的第一个面试对象这时也出现在肯德基内。他是正在横滨国立大学读书的一名留学生，来日本只有半年时间，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个老实人。他坐在我面前，显露出掩抑不住的紧张，握着可口可乐杯子的手在微微颤动。

“你好！别那么紧张。我看上去那么可怕吗？我难道会吃了你？”为了消除他的紧张，我微笑着，温和地和他寒暄着，就像一个彬彬有礼的兄长。

“没有！没有！我今天是第二次来歌舞伎町，上次还是在白天。”他的眼睛使劲眨动着，不过，在我的微笑中，他的紧张感渐渐消失了，“一直听说夜晚的歌舞伎町非常可怕，所以……”他歉意地笑笑。

大凡淳朴谨慎的中国人都会对夜晚的歌舞伎町充满恐惧，我想恐怕连很多日本人也一样。因此，人老实淳朴，外加口袋里揣着留学签证，就正是我所需要的好人选。没有什么比身处异国繁华大街的红灯区上，与一个看上去就像黑帮的不正经的家伙走在一起更让人感到危险的了。我所招募的，一定是持有效签证的正经人。

目 录

再版自序 / 1

序 / 1

引子 / 1

第一章

初见不夜城 / 1

第二章

与人妖共舞 / 13

第三章

真武 / 27

第四章

艳福 / 42

第五章

就此分飞 / 55

第六章

随波逐流的人 / 69

第七章

犯罪浪潮 / 81



第八章

骗与爱 / 92

第九章

往日回首 / 106

第十章

我的模特生涯 / 120

第十一章

毒 / 133

第十二章

真相 / 144

第十三章

风尘劫 / 158

第十四章

这里是江湖 / 170

第十五章

斗争爆发 / 186

第十六章

威胁 / 200

第十七章

噩梦来临 / 215

第十八章

绑架 / 224

第十九章

樱花下的血战 / 236

第二十章

明天还是要继续 / 249



歌舞伎

第一章 初见不夜城

我至今还记忆犹新。那天，正赶上东京下大雪。那是从现在算起的23年前，我，28岁。在此后，东京只下过有数的几场雪，而每当我站在街头，仰望被五光十色的霓虹点染的夜空中飘舞的雪花时，我总会看到那个序幕般的夜晚：我在雪中的新宿街头踟躅而行，想找一个能够安身的地方。

1988年2月26日，我作为一名自费留学生，和朋友雷结伴，经由香港到达成田机场。在通过机场的检查时，那位穿着制服的海关女职员问了我一句什么，后来我明白，她可能问的是我是否携带了需要报税的物品，但当时我哪里听得懂，稀里糊涂地看着她，笨拙地说了句事先学会的日语“你好”。她显然看出了我的尴尬，笑着把护照还给我，示意让我通过。机场坐落于千叶县，离东京市区距离很远。在通往各地的众多巴士站牌中，我们一下子就发现了醒目的“新宿”两个字。

对！就是新宿！我们上了车。为什么直接到新宿呢？我只是知道那里是个闻名世界的地方，据说寸土寸金，甚至于在我的脑海里，新宿就代表着日本。另外，我还听说过，新宿有亚洲最大的繁华街道——歌舞伎町，而且那里是著名的红灯区。80年代末期，在国内也能时常听到各种各样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红灯区”的传闻，但它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很少有人亲身体验过，绝大多数是道听途说。于是，我对这尚未见过的“歌舞伎町”，充满了想像与向往。在汽车行驶的途中，我看着窗外的日本风景，密密的连绵不绝的雪花，像阴郁的天空中降落的

案内人。

2 歌舞伎町案内人

白色千重樱，山峦和河流都被雪色遮盖，一片洁白。一缕微笑浮上了我的脸颊，在我的心里，激荡起好奇心即将满足的兴奋。

傍晚时分，我们在新宿西口的巴士车站下了车。天更阴了，雪一片一片地落到我们的身上，但是，这并不影响我的视线：我首先看到了新宿中心地带的那些高层建筑群。华灯初上，它们在夜色中仿佛通体都镶嵌着闪光的钻石，和我幻想当中的一样美丽。

直到此刻，我的感觉才真实起来。啊！我终于来到日本啦！我来到了东京！我现在正踏在新宿的土地上！面对着眼前伟岸的高层建筑，我的心有些抑制不住的激动。天气很冷，但我却一点也感觉不到。我取出一支从中国带来的“红双喜”香烟，又递给朋友一支，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圈在雪中荡漾出别样的花纹。呵呵，在日本吸的这第一支烟的味道都有点特别。

我们不假思索地径直向歌舞伎町走去。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也许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召唤吧！我们大踏步前行，甚至还哼起了小曲。不过，拖着这一大堆行李，在积雪中行走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儿，更何况我们的目光还不时被路旁的景物吸引。

说到行李，初来乍到的大多数中国人都因怕日本物价太贵，会尽可能地携带一应俱全的生活器具。在我的旅行箱里，甚至有一套硬塞进来的被子，有一些够我吃上一阵子的各色食品，如干鱼、干肉、香菇等等，此外，还有大米和菜刀。现在的新一代留学生们听了可能会觉得好笑，或是难以置信，但对于我们早期出国的自费留学生来说，那是很多人共有的经历。当然，我还没忘记带上一瓶自己爱吃的臭豆腐。后来，我遇到的大多数日本人对这一食物的臭味都退避三舍，但对我而言，它的味道却要胜过日本类似的传统食品纳豆，真的是“闻上去臭，吃起来香”，只要有了它，我就不愁吃不下饭了。拖着沉重的箱子，我们终于到了歌舞伎町。从靖国大街跨入歌舞伎町的一瞬间，我兴奋得全身竖起了鸡皮疙瘩。虽然它与我想像中的景象略有不同，但震撼是毋庸置疑的。

赤、橙、黄、绿、青、蓝、紫……这里是色彩斑斓的世界！它们没有任何规则，



歌舞伎

没有秩序,不受任何约束,也不加选择地充斥在大街小巷。它们一下子跳入并占据了 my 视野。我甚至感到了一阵突如其来的晕眩。尽管我此前在深圳也到过一些热闹街道,在电视上也见过许多灯红酒绿的场景,但此刻,眼前的这条大街和我如此之近,它那充满诱惑的特殊魅力的刺激,充斥了我的感官,令我陶醉。

伴随着视觉上的应接不暇,两旁林立的一座座店门里传出我们还无法听懂的日语或高音量的快节奏音乐,震动着我的耳膜。

“一小时八百元!”从喇叭当中反复传出来的这句话自然而然地烙在了我的脑海当中,尽管当时不明白它的意思,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提供电话聊天的促销宣传。这种电话聊天也是日本色情业的一个独特类型。男人们交了钱,可以拨打一些电话号码和另一端的女人聊天,如果谈得投机,就可以约对方出来见面,而那些女人既有年轻的学生,也有下班的职员和寂寞的家庭主妇。

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我们巡视着那些闪亮的招牌,从间或出现的汉字中能猜出来哪里是可以喝酒吃饭的“居酒屋”,哪里是曾造成中日交流误会的“麻雀”(意为“麻将馆”),也有的则是完全让我摸不着头脑的日文假名。后来才知道它们的招牌各是什么意思,比如电动游戏厅和弹子赌博房等等。当然,最无需语言说明的是“风俗店”(日语中,风俗业的意思就是色情业),因为他们往往当街矗立着大广告牌,上边贴着大幅的全裸女人照片。当这样露骨的广告刺入眼帘时,我彻底惊呆了。这可是在大街上啊。我一边满怀顾虑地小心扫视着周围的动静,一边偷偷凝视那个淫秽的广告招牌。身边的朋友那盯着照片的两眼发直、发红。

街上行人的衣装和身姿也同样让我感到了某种冲击。我在国内时就一直对时装很感兴趣,这次来日本留学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学习时装设计,深圳在中国时装业也算超前的城市,但我还是没想到深圳与东京的差距居然会如此之大。东京号称东方的时尚之都,果然名不虚传。最吸引我注意的是一些身穿宽松的西装制服、外面套着黑呢大衣的年轻男子,他们伫立在街头,有时朝某个行人走过去说着什么,我一下子就被他们吸引住了——后来才知道他们就是拉皮条的。